

笔走老美 肖复兴专栏

水牛城辣鸡翅的味道



过大中小学的教师 10 年。著有杂书多种。
肖复兴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。曾到北大荒插队 6 年，当

水牛城辣鸡翅，一直很有名。只不过，今年 5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来水牛城时专门吃了一份辣鸡翅，便肥肉添膘一样让它更加有名了。

水牛城位于伊利湖畔，城外不到 30 公里便是尼亚加拉大瀑布，是来美国看尼亚加拉瀑布的必经之地。所以，人称水牛城两样最出名，一为大瀑布，一为辣鸡翅。就像我们到北京看完长城，如果不吃烤鸭，不算逛了北京城。奥巴马亦未能免俗，也要专门来尝尝辣鸡翅。辣鸡翅店，在水牛城出名的有两家，一家在城里，一家在郊外。城里的那家，店大些，极辣的鸡翅评为全美第一名；郊外的这家，店小些，微辣和中辣的鸡翅评为全美第一名。奥巴马去的是郊外这一家。我选择的也是这一家，店名叫做 DUFFS。到了那里一看，排队的人已经甩出了店门外，看来人们都选择了这一家，可谓英雄所见略同。奥巴马成了这家小店的免费广告。

这确实是一家小店，红顶白墙，红窗红门，立在十字路口一侧的草坪上，白墙上硕大的 DUFFS 红色字母，十分醒目。遮阳的窗帘上写着它建店的时间：1946 年，这在美国就算得上老店了。挤进门，低矮的房间里，人满为患，问了一下吧台前的女店员要等多少时间，曾经和奥巴马拥抱合影的这位小姐答曰：一个小时。

有心不等了，待看到吧台旁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休息室，迎面墙上挂着一个镜框，里面摆着奥巴马来这里和店员、顾客合影的几张 6 寸照片，其中一张便是那位女店员，才知道叫哈莉，当时就是她慌不择言地惊叫奥巴马为帅哥，其实她自己是位靓妹呢。一侧墙边是只能坐三个人的窄小木凳，木凳上已经坐着三位白人，一对中年夫妇，还有一位银发飘飘的老太太，正在和站着的小伙子说话，看长相小伙子应该是老太太的外孙。见我走进，中年女人站起来给我让座。和老太太聊了几句，方知老太太已经 76 岁，坐了七个多小时的汽车，专

门从波士顿跑来看瀑布，怎么能不吃这里的辣鸡翅呢？奥巴马都来过呢！她笑笑说，皱巴巴的脸上绽开一朵金丝菊。

听老太太这样一说，我也耐心地等候辣鸡翅了。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；一小时不长，只等辣鸡。

餐馆里的名人效应，从来都是顾客盈门的法宝。口口相传，无形中会给这家小店的辣鸡翅增添新的味道，所谓菜以人名，店以名传。在我们老北京，有名的老餐馆，莫不有一段与名人来往的经历，成为这些老字号传家的资本和骄傲。其中最有名的，莫过于鲁迅先生和广合居、梁实秋先生和致美斋了。只可惜，这样的传统如今大多丢失。

说起丢失，不只是说广合居和致美斋店早已不复存在，而是说我们已经没有了这样口口相传所积累下的文化品位与品质。如今的我们更重视的是对这种名人效应的爆炒，过分张扬的结果，让人看不出其文化的价值，只赤裸裸地看到经济的欲望。我去过北京的几家餐馆，墙上挂满了店家与名人合影的放大照片以及名人的题字。这些名人太多，且大多不过是演艺界的一些时尚明星，便如撵着鸭群过河一般，只留下闹哄哄的气氛，让人觉得店家不过是借水行船，借着这些脸熟的所谓名人，拉旗吆喝而已。

这家 DUFFS 小店，除了那几张奥巴马的 6 寸照片，不事张扬，很是低调，却让自己的辣鸡翅之名不胫而走。或许，这是东西方经营理念的区别，更是对名人的态度的差别。我们一直崇尚名人，痴迷乃至迷信癫狂，而人家可以把奥巴马叫做帅哥，以为自己家的邻居一样。总统再出名，一届又一届，走马灯一样更换，如今水牛城的市政府前还立着第 13 届总统菲尔莫尔的雕像，可有多少人知道他呢？辣鸡翅却总是要吃的，起码从 1946 年到现在味道没有变。

一小时后，辣鸡翅终于等到了。说心里话，味道不怎么样。但等候这一小时品味到的，不仅仅是这点儿味道。

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

命运的手段



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繁密，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。
韩松落，西北人，居河北，写专栏，做小说，看电影。

曾有成都中年女子亮出多年前捡到的张国立照片，希望借此与张国立取得联系，因正赶上张国立新片《第 601 个电话》开拍，照片又被媒体呼为“裸照”，面对这送上门来的材料，张国立与张默乐得一次又一次说出来说明，他们是清白的，照片不是裸照，自己不是炒作。

起初应当不是炒作吧，不过是一次巧合，是那女子多年的青春余梦，正好在这个春天发作。那是上世纪 80 年代，银幕上的面孔不过那么两张，难得看到一两张稍微暴露点的照片，而那中年女士当时分明还是少女，偶然捡到这样来历不明的照片，照片上的男子年轻俊俏，穿得又那样少，用照片来寄托萌动的春情，似乎正好，而这情意异常珍贵，一旦时过境迁就难再续。二十年来，她把照片压在箱底，偶然翻出来，当时的迷乱、惊喜似乎就一一重来，Yesterday 就会 once more，而如今，那余绪已将耗尽，她也经历生活必经历程，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将过去作个了结。而张国立既是艺人，当然也时时有新作问世，新作又与隐私题材有关，多年前埋下的线索撞上门来，正好借题发挥。

一张画像或者照片引起命运动荡，或者引发青春迷思，从古至今屡见不鲜，王昭君因一张肖像画改变了命运，柳梦梅因杜丽娘的画像魂魄齐飞，终令她起死回生，来

历不明的画中人，远比实实在在的身边人更具魅惑的效果。艺术家对此心知肚明，一再用一两张画像引发一场爱情血案，让书生或者莽汉为一张画像走遍茫茫天涯路，或者人间与鬼域，例如《倩女幽魂》、《侠女》、《魔画情》、《珍妮的肖像》，再比如徐小明的《海市蜃楼》，虽然与画像无关，但海市蜃楼中稍纵即逝的美女，与画中人异曲同工。所以，吴昊在《胡金铨的电影空间美学》里，称肖像画为“命运的手段”。

但这手段实在是阴森，就像据劳伯特·纳珊小说《珍妮的肖像》改编的同名电影（由威廉·迪亚特尔导演），里面的女子面目模糊得很，是画家的描画让她清晰起来，这也算另一种采明补阳，但这阴阳两面，其实都在画家一个人身上，他的渴求，是他的阴面。细想起来，比鬼故事还让人瘆得慌。

张国立因何故将照片遗失已不可考，那女子因何机缘在那一年、那一天，漫步到九眼桥边，弯下腰来捡起不明来历的信封也已不可考，冥冥中，必有一只手，在操纵这一切，让一个女子的生活中，从此多了一条神秘的线索，让那“来历不明”时时引发生命深处的焦虑。而那成为青春梦里人的画中人，却在另外的地方，经历生活、爱情、病痛、功成名就和衰老，并对自己引起的那场心灵风暴毫不知情。



斯纪录。沂源县人民政府顾问。
爱情邮票博物馆捐者，世界爱情邮票博物馆收藏的邮票品种和数量获吉尼斯纪录。
林一苇，童话作家，收藏家，装置艺术家，生活家，最想成为慈善家。世界

爱的风景 林一苇专栏

没有爱，你会是什么

有一个叫萨达姆的家伙，他曾经说过一句很牛的话——

没有我的伊拉克一文不值。

这句话是真牛。不过，他真吹大了。

在太平洋上，有一个伊尔丽达岛，岛上，一块赤红的巨石上，刻着 3000 年前的一句话：

没有爱情的太平洋不值得留恋。

这句话，我信。

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爱情，人和人没有关联和牵系；有遇见，没有惊奇；有看到，没有温暖；有说话，没有熟悉；有握手，没有心跳；有同行，没有笑脸；有屋檐，没有归属。无论多么美好的女子，无论多么英俊的男人，也没有任何人宣布占有你的心，没有任何人向着你的心灵好奇和探险，没有亲近、温暖、撞击、融化、归顺，你就像风一样，无依飘零，你会是什么？

没有我的你是什么我不说，我让事实说。不，也许事实也不说，我不想让它说。我不能因为你拒绝我就让你受到惩罚。也许有更爱你的人呢，我至多在你饿的时候把屁股上的肉割了给你吃，可也许有人咱的一刀剜了心给你：“亲爱的，趁热吃。”

但是，如果没有一刀剜了心给你的人，或者，连割了屁股上的肉给你的人都没有，甚至，你遇到的是饿了还想割你的屁股吃的人，更震撼的，根本就没有人愿意把你当做爱人，那么，你会是什么？

你什么都不是。

现在，让我们祝福爱吧。那个在我们身边的，我们感恩他，因为有了他，我们可以感受自己是兄弟、孩子、父母、情人、朋友这么多角色。我们没有了孤独，不怕夜黑风高。那些拒绝我们的，我们祝福他，因为有了他，我们练习了恋爱，触碰了感情，明白了适合，揣摩了人心，体验了痛苦，懂得了泪水，知道了珍惜。那些我们拒绝的，我们为他祈祷，祈祷他遇到一个更好的

人，一个爱他的人，一个可以给他幸福的人。一个人肯爱我们，意味着他乐意为我们付出，他的心是善的，他的胸怀是暖的，他的灵魂是美丽的，他的感情是真挚的，是应该让我们珍惜的。不管他是多么丑的人，也不管他多么卑微，不管他多么不懂事，不管他多么不合时宜……不，我们不能这么说，在爱情面前，只有爱，只有拥抱，没有卑微，没有配不配，否则，我们就称不上高贵。



▲世界爱情邮票博物馆珍藏邮票展示

现在，让我们感念爱吧，想念快乐和幸福，想念一笑，想念一点一滴对我们的付出，感念那个对你说爱的心，不管他贫穷、卑贱、软弱，不管他愚笨、妄想、可笑，不管他衰老、伤残、疾病，不管他是怎样的人，来自什么地方。

可以拒绝，但一定要微笑；可以说不，但绝不鄙视。

2002 年，澳大利亚发行了一套情人节祝福邮票，锦簇的花朵下暗暗藏着“Thinking of you”这几个字。这几个字，让邮票顿时美丽、明亮、温馨起来。

这套邮票的故事，就是今天讲的爱的故事。

以文为戈 刘武专栏

托尼的故事



坤、《睦邻》、《生命的几分之几》、《消耗在路上》等专著，参与编导《80 集大型纪录片》
刘武，导演兼制片人，曾任大学讲师、新闻记者，出版过《醉里看乾》

托尼的全名我已经忘了，他是我在巴基斯坦拉合尔遇到的一位奇怪的老头，50 来岁。托尼怎么看也不像巴基斯坦人，而像欧洲人，有点英国绅士风度，个子高高的、瘦瘦的，脸窄窄的很适合上镜，满头银白色的头发，像克林顿一样。

大概是路过我们住的酒店时，他看到我们是中国人，就找过来搭讪。据他自己介绍，他拿的是美国护照，曾经在英国住过很多年，并在中国呆过一年，去过上海、哈尔滨等地，对中国很有好感。因此在拉合尔见到中国人，他感觉就像见到了老熟人。

其实，一开始我们还是有些谨慎地对待他，主要是不了解他的底细。但托尼并不在乎我们的态度，一有空就过来聊天，介绍巴基斯坦的情况，也扯他自己的经历。扯着扯着，托尼越来越让我们刮目相看，简直让人怀疑他是个忽悠人的骗子。

他说他的父亲是巴基斯坦的创始人穆罕默德·阿里·真纳的亲密同事，也就是说，他是巴基斯坦的“高干子女”。不过他热衷艺术与时尚，在英国曾混迹于娱乐圈与时尚圈，拍过电影，与很多明星交往，后来家境衰落，无奈回到巴基斯坦，过着落寞的生活。

我看得出，他跟当地人有点格格不入，相反见了我们这些“外国人”，他倒有点如鱼得水，随性闲聊。当然，我们也不会冒失失轻信他的自我“吹嘘”，每每在他离开后，就互相质问：“这哥们有那么神吗？”

显然，为了打消我们对他的怀疑，托尼拿出不少东西来印证自己所言不虚，他的护照的确是美国护照。他给我们看过一张画报，画报上是他与英国一位著名女演员的合影，画报的右下角有托尼和这位女演员的亲笔签名。最让我们无语的是，他送给我们一张 VCD，刻录的是英国拍摄的电影《真纳传》，我们用电脑打开这部电影，

电影开头描写的是真纳 1948 年 9 月在卡拉奇病逝的过程。托尼告诉我们，他扮演的是自己的父亲，父亲当时一直陪伴在真纳身边。我看到影片里陪伴真纳的演员的的确确就是托尼，比现在年轻，而且更帅气。托尼说他还拍过另外一部电影，那部电影曾在马来西亚很受欢迎。

托尼甚至告诉我们，1956 年 12 月中国总理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时，他曾亲眼见过周总理，当时他还是个孩子，周恩来曾握着他的手，跟他说过话。遗憾的是，说什么他已经忘了。

有了那些物证，我们几乎没法不相信托尼了，只是我们很纳闷，托尼怎么落魄到这种地步？尤其是他开的车，简直比老爷车还“老爷”，那辆车品牌很有名，但破烂到让人咂舌的地步，后车窗破了，只用一块纸板挡着；而车内的空调，居然是在副驾驶座那里装了一个大大的窗式空调，真是让人匪夷所思。

不管怎样，反正没有发现托尼有任何想欺骗我们的意图，我们也就放心地跟托尼交往。有一天，得知我们要离开拉合尔前往印度，他一大早就赶过来，给我们送来两瓶葡萄酒和一封信，那封信讲述了他对中国的友好感情，以及他曾在中国遇到的一位女孩，他希望我们能帮他找到那个女孩，带去他的祝福。

当时，我的一位朋友在拉合尔花 330 美元买了一部手机，可发现有些小问题，想去退换却没有时间了。托尼听说后，当即掏出 19000 卢比给我那位朋友，拿走手机，说交给他去退换。看到托尼那么仗义，我那位朋友感动得快落泪了。

遗憾的是，我们回国后，并没有找到托尼想找的女孩。不过我已经知道，萍水相逢之间，为什么有人就那么令人难忘，为什么素昧平生也能让人记忆犹新。